



大河涛声(组诗)

□王永彪

九城渡口的春天

九城渡口守着黄河,柳笛鸣响水流的哨音,油菜花香沁人心脾列队的燕子开始修葺旧巢翻阅齐东史志,大河底部的文字终究被抬上扁舟十里桃花映红村庄,采一缕春风缝制单衣,雨淋湿农家烟火我独坐岸边,垂钓附了皱纹的心事沙粒堆砌的诗意总是在惊醒醒人一株芦苇就是一个不朽的坐标水涨潮落说着走过的日子掉落在河心洲的星星就是你我厮守家园的佐证

云彩曾落地的村庄

一条老街不只有马蹄踏过出闺阁的新娘,陪嫁的乡愁都会留痕。黄河沙磨砺着阳光大河拐弯处,院落静得让人心疼人世间,土很厚、醉很醇,我很小云落地的村庄,是黄河孕育的珍珠老人坐在孤屋里,眼角湿润月上柳梢时,会顺便把人心擦亮我不会无故兜售悲悯,只爱细浪拍岸叫醒的烛光,摇动有缘人的身影

在台子镇看夕阳渐落

时光裂缝里,仿佛看到古城浮出水面溯源的漂木刻下大禹的足迹水草握紧血脉,我叩住心弦在台子镇看夕阳渐落重温鲚公高亢的渔歌号子双手为桨,把溅落的温暖写进长句黄金河道有多长,凡人不能丈量黄沙掩埋城墙、甬道和旌旗却掩埋不了小镇曾经的盛世繁华

依稀听见齐东战车马鼎沸和渐近的滚滚雷声,失却颜色的油彩画吸引着走进久违的家门我翻开泛黄的日记,在里面留下一颗泪滴

海棠沐雨花成海

久居城市,容易忘记花开的声音很喜欢海棠沐雨花成海的样子喜欢在海棠树下追忆年轻时的爱情

没有比海棠花更柔软的情愫了守株,等待花瓣倾泄而下衣袂悄然飘起,接住自然的恩赐而我是被黄河泥土养大的孩子此刻静候在大河一隅不哭、不闹,踮脚、乖巧

诚实的海棠花开在心灵扉页我在罅隙里寻觅柔嫩的花的脚印总是执着于飞鸟的自由总是想在转瞬即逝的春天,一个人信马由缰

方言与酒

一直没明白这里人的发音原理却知道酒醉之后,才能和村庄对话能沉沙的流域一定藏着古籍能留住心的人,或许都是卷舌音

最喜欢把酒烫热,你我对酌中间隔着遥远的距离。冰封的季节并不寒心,因为裂变的酒分子把你我定格在小镇母亲的温柔里

眼泪也带着乡音,故人在梦里走出典籍在乡村听见鸡鸣,自然是件温情之事幸好还能扶窗,斜头看看屋檐下的燕子窝又需要修补了吗

吹箫的人

面朝大河,箫声蜿蜒曲折八孔的木头奏出人间的悲欢离合颤抖的手指,苍然的面颊起伏的黄沙,带哨的西风都是秦腔里的韵味,碰撞着黄河走廊不忍打扰这天籁的声音我捂住胸口,怕跳动的心太疼一生太长,一生又太短长得漂漂亮亮,短得未及乡愁喜悦和悲泣,在粗陋的方言里滋生我悄然背身,暗自低眉柳絮落满堤坝,报春鸟打着旗语我看见万花竞放的家园里有蝶舞的文字铺陈着旧事,也激励着新人

大河涛声

黄河养大了城市和乡村我用沙粒洗涤不堪的躯体时常沿河岸看波浪跳跃,东归入海年轮次第加深,大河已不再年轻河太长,而作文题目太大我不知怎样描述它的长途跋涉锦鲤藏匿浑黄间,躲避甜蜜的诱饵我逃离霓虹的街头,来小镇寻一方安宁水流九曲,滩头的羊群放牧春声宽窄不一的河道里,扁舟顺势漂流夕阳落于河面,溅起朵朵浪花鸥鸟展翅飞来,深深一瞥,未作停留

黄河是一部天国遗落人间的经书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卷落于水而流动,落于泥而生香我不知道何时何地大河就会流经我的耳畔悄声告诉我:她的来历,我的归处

□胡付营

虽然在小城生活了二十多年,可我还是迷恋乡下的盛夏时光。

盛夏,正值庄稼猛长、树木繁茂的时节,在浓浓的荫凉下,再热的天也觉得会有丝丝凉意。大门过道里靠一把躺椅,摇一把蒲扇,沏一壶廉价的茉莉花茶,似乎是好多有点年纪的老人乘凉的样子。或打盹,或饮茶,任外面阳光强烈,我自安享。现在电动车普及,加之道路平坦,好多老年人也骑上电动车,带上茶水、马扎、扑克、象棋、小音箱等,相约着到河堰上的柳树林中纳凉。浓浓的荫凉处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或听听评书戏曲,或下象棋打扑克,亦或谈古论今,互不干扰,各自悠闲。望着这样的情景,步履匆匆的年轻人也感觉时光一下子慢了下来。

树荫,老人,安享,在这样的场景中,在一段段慢时光里,浓郁着的是乡村岁月的温情。

村庄最东头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延伸几十里。小时河水多,河面宽阔,水质

□秦辉

受爸爸的影响,从小我就喜欢养花。只要是花,我都喜欢。能开花的开开花,开不了花的长长叶,即使叶子不多,粗壮的老桩茎杆也有种特殊美。老舍先生说,他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就高兴。

兴趣使然,自由随意,我亦如此。记得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种花。门前的空地上,小河边,马路旁,有特意撒的种子,也有随风而落的“旅行客”。春夏一到,不管你从谁家门前走,往里一看,保证能看到花。喜好侍弄的,专门开辟一块地,种得满满当当;不喜侍弄的,也会在墙角或柴草边种几株。我家东院,虽然没人住,但也在一进门的空地上种了一片林桔花,后来又种了几根紫色的野林桔花,那时候野林桔花并不常见,好像是爸爸从外边讨来的种子。

当时种最多的就是林桔花。有单的双的,有白色,粉红,大红,还有紫红,黑紫。我们几个女孩子凑在一起,挑个喜欢的颜色,掐下一朵,把它一瓣瓣撕下来,大瓣粘在额头,小瓣粘在耳垂上,晃一晃,扭一扭,好像一下子从丑丫头变成了俊闺女。再就是马菜花,现在叫向阳花。种在废弃的搪瓷洗脸盆里,也有种在院墙下面的。有的户家,在菜地篱笆墙上种了牵牛花,大都是紫色,花心是白的,每当清晨开得一片一片的,喇叭口向上,好像要冲到太阳上去。还有马莲花,河边,树底下,经常一丛丛的。

小时候,我们除了玩耍,在街上闲逛,再就是到处去寻花种。看到有不同颜色、种类的花,就想着法子弄到手。

有一次,我跟小伙伴们在我家东院旁边的胡同藏猫猫。路过一家门口,忽然看到西墙窗户下,盛开着一大片马菜花,有单的双的,还有好几种我家没有的颜色。想进去弄点,但听到门里有说话声,怕被逮到。小伙伴中有认识这家的,说是“四扑拉子”家。

“四扑拉子”是他的外号,好像村里人都这么叫,我不记得他的姓了,李?刘?或

□许仕佳

反映黄河流域人文生活的长篇小说《伏野地》终于出版了,是生长于邹平黄土地上的本土作家高宪圣历时两年多,精心创作的一个乡村振兴题材的文学作品。这部40多万字的小小说,用众多的人物、朴实的语言、巧妙的构思,复盘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生活场景,人物栩栩如生,情节似曾相识,叙事高潮迭起,哲理引人思索。

小说里人物各色各样,故事千头万绪,情节错综复杂,线索陌陌交织,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毫不避讳;人物和情节自然推进,看似徐徐道来,叙述平淡无奇,但揭露问题的时候,劈头盖脸、入木三分,情节直达“病灶”,手法一针见血。全文读完,有一种快破车的干脆利落之感,心清气爽,酣畅淋漓。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黄河流域的城镇

□高延新

今年端午假期,我们一家驱车百里从工作地回到了农村老家。夏日炎炎,疲惫不堪,两个孩子坐立不安,心烦意乱,苦苦“哀求”,非要吃雪糕解暑。看着“可怜巴巴”的孩子,我本同意,可妻子又怕两个孩子吃坏肚子,坚决不同意。两个孩子心不如愿,故而开始捣乱。小的哭,大的抱怨。“雪糕不让吃,那我领你们去摘西瓜吃吧。”我随口这么一说,立即勾起了两个孩子的好奇之心。

过了黄河向北继续行驶,就是我的故乡惠民。

炎炎烈日,草木盛装。沿黄河大堤驱车疾驰,清新空气灌满小汽车,泥土的芬芳与果蔬的清香侵扰着人的味蕾。车窗外郁郁葱葱,姹紫嫣红,这浓妆淡抹的夏色令人心旷神怡。路旁有瓜农守着瓜摊,手里摇着蒲扇,一条毛巾圈在脖子上。支起的太阳伞遮住巴掌大的阴凉,在烈日下好像成了摆设。“没吃上雪糕,那就给你们买个西瓜解渴吧。”妻子对两个孩子说。“西瓜还不都一样,难道老家的西瓜有特别之处?”大女儿疑惑不解地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橘北枳,当然不一样,要不让你爸爸给你买个尝尝吧。”妻子回想着女儿。

我找了一个树荫把车停好,一家人下

盛夏乡村慢生活

干净清爽,洗衣、灌溉很方便,就连村里做豆腐的也趁着大清早多挑几担水。有了河,村子仿佛有了灵气;有了河,人们的生活仿佛有了更多依靠,河堰上的土可以盖屋打地基,河旁的红泥可以在炭末中捣匀晒干后烧制土炉子、火炕。晒干的沙土用途更广,二月二的炒豆自是离不开,现在想想,满满都是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下河游泳、摸鱼、摸河蚌是盛夏里最快乐的事儿。晚上,男人们都喜欢到大桥上乘凉拉呱,小到庄稼侍种农资肥料,大到国家政策外国风云,无不侃侃而谈。如今虽然河水变小,河床里也长了茂盛的水草,可是大桥头还是村里男人们夏夜乘凉的好地方。

白天,桥下面可是村里大娘婶子们集合聊天洗衣的好地方。虽然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可像洗衣服这种用水量大的事情,家里人还是有点舍不得,还说自来水洗得不干净。河里的水不花钱,还省得一遍遍换水,关键桥下通风凉

故乡的花

者吴?他是位独居老人,不胖,脸色蜡黄,戴着帽子,经常穿一身蓝灰上衣。他在大集上摆摊卖织网用的梭子,平时也经常有人到他家里买。我们想了个坏主意,有人进去装作买梭子拖住他,有人在外面拔花。现在想想,跟那一大片相比,拔的那几根花根本不算什么,而且马菜花特别好活,种子落地生根,要是进去直接跟人讨,人家未必不给,可那时候的心思没法猜,不就是得使个坏,淘个气吗?

故乡街上,我记忆中有三处开满林桔花的地方。

一处是在水产公司跟大坝之间。夏天一到,那里就成了一个天然乐园,特别是下过雨后,空地成了水湾,中间有两个大水泥管子,可以踩在上面洗脚,洗衣服。水湾边芳草鲜美,林桔花开。蜻蜓在水面盘旋飞行,青蛙在草丛里咕呱乱叫。拨开水草,还能逮几只大脑袋的小蝌蚪。

另一处,在我上学路过的水湾边,很大一片,五颜六色的,引得蜜蜂嗡嗡乱飞,让人不敢靠近。

愿做黄河滩上的犁刀

——读长篇小说《伏野地》有感

村庄,民风淳朴,乡情浓郁,清风阵阵,炊烟袅袅,人人忙着生活,家家各自安好,远看静水无澜,表面一片安宁。但是,安静的表象下,曲折不断。小说在叙事中用轻言慢语的方式,把各个人物逐一素描,大小情节有序铺开,节奏张弛有度、松紧恰当,在不知不觉的氛围中完成了故事情节的转折和更替。所有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原始状态,形象鲜明,有血有肉,但言行之间,互相影响,命运走向在字里行间隐喻暗示。正如作者在开篇题记里的一句话——土地上种出来的因果,都有它的生长周期,明灭是有定数的。

小说里上百个鲜活的人物,或凛然正气,或风姿绰约,或鲜明苦干,或投机取巧,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生活状态不一,成长轨迹多样,很难说清楚谁是这篇小说的一号人物。

车买起了西瓜。

“大侄子,这都是自家地里种的西瓜。今年雨水少,西瓜没窜起来,但口感很好,沙瓤甘甜。”看见我们过来,大叔忙着开了腔。“早瓜涝歪,今年雨水少,西瓜大不了,糖分应该不低。”妻子随口应和着,说话间,大叔干脆给切开一个让我们尝尝。

“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得绿儿多,个个黑脸膛。”“没吃的时候是绿的,吃进去是红的,吐出来是黑的。”两个调皮的孩子一边吃着西瓜,一边猜起了谜语。“啊啊,你这是种了几亩啊,咋没有把西瓜送麻店西瓜批发市场呢?”我不解地问。“你看我身后就是西瓜地,套种的,没有多少,孩子们都不在家,我们老两口折腾不动。我在这里摆个摊子,一来方便南来北往过路的人吃着方便,二来能卖点就卖点,也算换点肥料钱。”大叔转身指着远处的西瓜地说。

顺着大叔手指的方向望去,青藤绿蔓连天,“瓜娃子”半遮半掩,这情景多了几分绿野仙踪的意思。我们一家席地而坐,品尝老人切开的西瓜。“这西瓜不但口感好,还带有温度,热乎乎的呢。”女儿几下肚开了腔。“是来,咋就跟楼上的西瓜不一样呢?”小女儿也搭上一句。“黄河滩,多为沙土地,光照充足,有助于糖分的积累。

快,因此去大桥下面洗衣服自然成了最佳选择。离大桥还好远,就闻到了阳光中漂浮的水草的气味,也能听到大桥下面她们大嗓门的说笑声。塑料大盆、木头棒槌、搓衣板,或洗、或捣、或搓,伴着哗哗的水声、叽叽嘎嘎说笑声,仿佛炙热的阳光也趣地躲得远远的。

暮色四合,村里的路灯也亮了起来。如今的夜晚不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热闹,一则大多数年轻人在外打工买房安家,二则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很多人的业余时间都被它们占用、支配,窝在家里开着空调多么舒坦,在网络世界里乐此不疲,只有老人们依旧延续着在外乘凉的习惯。晚饭后,五六个老街坊带着马扎,摇着蒲扇在路灯下集合,整个夜晚仿佛就是他们自己的。谈的依旧是往年的家长里短,说的还是那些陈年旧事,在他们的世界中,时间似乎没有前进、人世没有更迭,一切聊起来照样有滋有味,仿佛就是昨天的故事。

再有一处,在边防大队南面,通往大坝那条路的右侧。那里杂草丛生,一片片林桔花从杂草间蹦出来,其中有一片长在一个大土堆上。我不清楚自己是从大人的言谈里拼凑还是自己凭空想象,我依稀记得这个土堆里,曾经埋过一位为救战友牺牲的小战士。于是每次经过那里,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有敬佩,有难过,有深深的恨,也有淡淡的愁。我跟小伙伴们学着电影中的镜头,撅几把野花放在土堆旁,低头站一会儿,然后蹲下去看着那堆土。心里想着他有多大,他也把鼻涕抹在袖口上吗?他上过学吗?他的书包也是妈妈用碎布做的吗?他打仗时害不害怕?他像我前几天那样摔倒了会不会大声哭?

到现在我也不知此事是真是假,其实真假又何必纠结呢?那个年代为革命牺牲的前辈太多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哪里不是他们流血之处,何处不是他们长眠之地?小时候的花,香满了整个童年,它伴随着故乡每个孩子的出生、长大、离开。它们有的迎着朝阳怒放,有的在傍晚送来清香,这星星点点的花儿,点缀在村里弯弯曲曲的胡同和阳光中泛着黄色的土坯墙前,让记忆里的故乡从此有了颜色和味道。

水,但到后来,逐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主动进行自我革命,翻晒思想,实现了新的突破。

还有很多人物和事例值得列举。统看全篇,《伏野地》确实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黄河流域人文生活图景,反映的是新时代人们现实生活状态,真切、有趣、亲和而温暖。对人物的刻画,该用笔的时候用笔,该用墨的时候用墨,该用刀的时候直接用刀,不避其短,抓铁留痕,让人物刻画更有锋芒。小说犹如一副被泥土反复打磨磨亮的犁刀,弧形的刀身、宽厚的刀背、锋利的刀刃,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斜插在黄河滩上,一步一个脚印深耕细作。而作者更像一头笨拙憨厚的老牛,俯身面向土地,佝偻着腰,肩上搭着粗粗的缰绳,拉着这样一副沉重的犁刀,奋力耕耘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

隐藏在黄土里的石块、砂砾、树根、贝壳、兽骨,都被锋利的犁刀划破或者碾碎,翻晒在阳光底下,露出它们本来的模样,剥净了用泥土做成的伪装,恢复了粗糙朴拙的本来面目。

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黄河滩上无奇不有,丰富多彩。而《伏野地》,属于这片土地。

大叔忙着手补充道。“我跟老伴儿在黄河滩种瓜几十年了,这几年老伴身体不好,从种到收就靠我这个糟老头子,我坚持种瓜,主要是为了孩子们,他们吃着方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满打满算孩子们回家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趁着还能干活,再给孩子们种几年。这西瓜无农药残留,无药剂催熟,都是用的有机肥,口感很好,十里八乡应该找不到第二家。”大叔敞开了心扉,说话间眼里泪珠闪烁。我们一家人听得入迷,也很感动。两个孩子看着老人流下了泪,更慌了神,不知所措。大女儿从妻子的包里抽湿巾递给老人,腼腆的小女儿呆呆地望着老人。

“大叔,我们要你摆在路边上的这十几个瓜,然后我们再去瓜地里摘上一些,车就是这么个小轿车,能拉多少我们就可劲地装。大小不挑,从地头开始下手。”我痛快地说。“大侄子,你们只摘大的,小的瓜先留一留,等两天再摘。”大叔定了定神说。

蓝天白云烈日下,青藤绿蔓的瓜地间,三代人一起上阵摘西瓜。虽然大叔不是亲人,此刻在我们一家人眼里,已经成了一家子。大叔挑瓜、摘瓜、递瓜动作娴

熟,虽为初次相见,我们与老人、老人与孩子之间配合默契,那是“爱”的互动、“爱”的配合。“爱”的传递,令人感动不已。大叔嘴角微微扬起,微笑那么甜美、那么纯真。西瓜圆又圆,“心暖又暖。”你看老人多真诚,笑得那么甜美。老人路边摆摊应该另有他意吧,不像是卖瓜,而是在寻觅生活的乐趣,填补心灵的空虚,等待亲人的陪伴呀!”妻子一边往车上装着西瓜,一边说着。“老人的孩子肯定好长时间没回来了,老人卖瓜,其实是想孩子们了。”我对妻子说。

西瓜装满车,妻子建议多给老人几百元钱,可朴实的老人断然拒绝。老人说,种下西瓜的那一刻,就像种下了一种期盼,盼着西瓜快快长大成熟,也念想着孩子们多回来看看。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忙自己的事业,在孩子们心中自然有一杆权衡之秤。看得出来,老人没有责怪孩子们的意愿,言语间透出庄稼人那种善良与大爱。

我们的车渐渐驶远,老人却不停地向我们挥手道别,直到看着我们的车消失在他的视线里。瓜熟了,他一定坚信心里的那份期待会实现,他的心也在拼命地呼唤,迫切等待一大家相聚团圆。“多甜的西瓜,多好的老人。今天我们不光买到了西瓜,还看到了人世间的亲情冷暖。”妻子对我说。“是啊,人总有老的那么一天,但父母对儿女的念想永远不会停止。等我们老了,也回到黄河滩种西瓜吧,生活充实,而且甜蜜。”我回答妻子。

夏天乃声音的季节,有雨声,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鸣。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就像一首绝句。我喜欢盛夏的一早一晚,清晨带着朝露的庄稼、树木、花儿、草儿在阳光下闪着晶莹亮色,叽叽喳喳的鸟儿在枝头、田野间欢唱,阡陌上清风徐徐,即使露水打湿了鞋子、裤脚,凉丝丝的感觉也是快乐的。夜幕中,一颗颗星星开始闪现,村外如同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树林里的蝉依旧高歌猛进,水草里的青蛙更是欢声阵阵,田里的蚰蚰、螻蛄、蚂蚱也吱吱咕咕鸣唱起来,不甘寂寞的猫头鹰偶尔也喊上几嗓子,让整个田野感觉更加寂静辽阔起来。

夏夜的风,如同一个顽皮的孩子,是一阵一阵的,也是一溜一溜的。风吹树叶或庄稼的哗哗声响,有时从东南飘来,不一会儿又从南面响起,如同打着卷儿,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

庄稼要慢慢生长,日子要一天天过。到了乡村,一切像是车子挂了慢挡,一路的风景也入了眼,更入了心。也许,只有慢生活才能品出四季的风情和人生的滋味。

盛夏的乡村,有一种温情,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永远表达不尽的魅力和眷恋。